

世界艾滋病日

1988年1月,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,号召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这一天举办相关活动,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。今年是发现艾滋病30周年。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“实现‘零’战略目标——零新发感染、零歧视和零死亡”,我国艾滋病日的主题是“行动起来,向‘零’艾滋迈进——全面预防、积极治疗、消除歧视”。

艾滋病的医学全名为“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”,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。这种病毒终生传染,能破坏人的免疫系统,使人体丧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。

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4种途径传播:血液、不正当的性行为、吸毒和母婴传播。

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12年至13年。



尹祖鸾(右)为患者检查病情。 本版图片由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 摄

居一隅,行大义

中缅边境“防艾”乡村医生感动网友



核心提示

□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杨牧源

一个人,背着药箱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尹祖鸾有些形单影只。为了“防艾”,她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不解与酸楚,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景罕镇广宋村的乡间小路上,一走就是6年。

这名身处中缅边境偏远乡村的“防艾”乡村医生的故事,近日在网络上感动了无数网友。网友“识途大马”说:“像这样在基层默默奉献的人才是中国人的主流,美丽的中国人。”

2 “我差点儿感染上艾滋病”

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不仅复杂,而且很危险,特别是在条件较差的农村。“我遇到过两次危险,差点儿感染上艾滋病。”尹祖鸾给记者讲述起那两段经历。

一次,尹祖鸾给一名感染者打针,那人喝醉了不停地乱动,针头不仅戳到了感染者还戳到了尹祖鸾。尹祖鸾吓坏了,光是阻断病毒的药她就吃了一个月。

还有一次,尹祖鸾骑摩托车去县里送患者的血样时,不慎摔倒,血样瓶摔碎后割伤了她。那次,她也吃了一个月阻断病毒的药。“不过还好,我去检查过,都没事!”尹祖鸾笑着拍拍胸脯说。

最远的感染者家距卫生室有12公里,步行要4个小时。茂密的丛林、崎岖的小路,尹祖鸾走了一遍又一遍。与感染者拉家常、讲解艾滋病知识和国家“四免一关怀”的政策,一起做做饭……点点滴滴的努力中,尹祖鸾负责的区域已实现“防艾”知识宣传教育全覆盖。

不少感染者说:“艾滋病到我这里就结束了,不会再传给别人。”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,安全套已被广泛使用。

如今,尹祖鸾负责的区域九成以上15岁到49岁的群众自愿检测HIV,常住感染者保持着百分之百的每月随访率。

尹祖鸾参与成立了艾滋病感染者爱心互助小组及儿童活动中心。爱心互助小组从最初的17人发展到37人,活动覆盖景罕镇的100多名感染者。

儿童活动中心是广宋村艾滋病致孤儿童的乐园,在好心人的捐助下设施日益齐全,周末孩子们都会到这里画画、做游戏、唱歌、学书法。每次尹祖鸾都会准备些小礼物给孩子们,大家跳完欢快的舞蹈后都会依依不舍地告别。11岁的果果(化名)说:“阿姨给我们鼓励和支持,我们很喜欢她。”



尹祖鸾(右上)为一名儿童打针。

3 “我还是要带着他们好好走”

防控艾滋病,尹祖鸾有一串长长的“工作责任清单”:对辖区所有感染者定期进行随访管理;定期筛查阳性者,凡是符合入组治疗条件的,就带他们到县医院做人组前的相关检查;对已经入组治疗的感染者每隔2天到3天随访1次。

这些年来,尹祖鸾负责随访管理的艾滋病感染者中,没有一个人漏服一次抗病毒药、漏打一次针。她的努力结出果实,自从广宋村综合防治点建立以来,村里没有出现一例新增艾滋病病例。

许多感染者与尹祖鸾成了好朋友。去年6月,尹祖鸾的丈夫摔伤了颈椎,需要一次性支付8万元治疗费。大家知道后纷纷凑钱,有人还把自家所有的存折都送来给她。

“当时太感动了,他们把家里一年的生活费全部拿来给我,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,我老公早就死了。”尹祖鸾热泪盈眶。

2010年3月,英国贝利·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·哥顿专程来到陇川为尹祖鸾颁发贝利·马丁奖。见到尹祖鸾,马丁·哥顿感叹:“从她身上,我看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努力。”

面对各种荣誉,尹祖鸾很淡然。她有条件去考公务员,也可去乡卫生院工作,但她没去。“患者们对我那么好,我还是要带着他们好好走。”她淡淡地说,“他们既要面对疾病的痛苦和社会的歧视,还要担负家庭的重任,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也感动了我。”

黄昏时,尹祖鸾告别病人,背着药箱,踏上回家的路。她知道丈夫和父母已做好饭菜,女儿也放学回家,全家都在等她吃饭。

而此时,网络上对她的声声赞誉还在热传——

网友“没有重名”说:“这就是执著,这就是责任,这就是爱,这就是奉献,比千万万语实在,比万语千言感人。”

网友“贺炜”说:“喧嚣的世间,总有人在默默坚守,并不醒目,却散发着光辉的力量。”

网友“小Thomas杰”说:“致敬!艾滋病是社会问题,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。”

网友“taosheng”说:“致敬!你没有被写进历史,没有被歌功颂德,却居于一隅遍洒人性的温暖……”

1 “刚开始时,他们放狗咬我、拿着刀追我”

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,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欠发达县,尹祖鸾所在的景罕镇广宋村,是一个以景颇族为主的半山村寨,由于靠近毒源地“金三角”,这个村防控毒品和艾滋病的任务很重。全村533户的2138人中,在册的吸毒人员就有326人,目前有艾滋病感染者52人——在别人眼里,这是一组数字,但在尹祖鸾心里,是一个个揪心的痛。

2005年,当地政府把广宋村列为艾滋病综合防治试点村,投资15万元建起了一个集艾滋病宣传教育、咨询和村卫生室于一体的综合防治点。从此,村医尹祖鸾的身上就多了一项沉甸甸的任务:艾滋病的预防控制。她不仅要给村民看病,还要长年累月地负责艾滋病感染者的检测、问诊、送药。

在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中,动员片区人群做HIV抗体检测是第一步。2005年,这项工作起步时,没人愿意抽血做HIV抗体检测。“刚开始时,他们放狗咬我、拿着刀追我,说他们没有这种病。”尹祖鸾说,“工作最难做的一户,我跑了18次,花了4个月才成功。”

也难怪,村里的艾滋病感染者多是吸毒人员,感染上艾滋病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,他们压根儿不敢相信别人会帮自己。有些感染者甚至认为免费治疗是拿他们做试验,要把他们毒死。

尹祖鸾很委屈,丈夫和朋友也劝她不要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工作,但是,从小就跟着当“赤脚医生”的父亲学医的尹祖鸾,耳濡目染的都是治病救人,想到自己的工作关系到乡亲们的安危,她咬牙挺了下来。

每周周二、周四、周六,是尹祖鸾固定出诊的日子。记者跟随尹祖鸾到艾滋病患者老何(化名)家送药。出发前,尹祖鸾对照清单,认真整理药箱,安全套、抗病毒药……一一备好。为了替患者保密,每次她都要把药品拆开,换用别的容器装药。

48岁的老何1998年在缅甸感染上了艾滋病,尹祖鸾一开始给他治疗时,老何十分抵触,直到发病,他才相信了尹祖鸾的话。

在尹祖鸾的悉心治疗下,老何的体重从最瘦时的52公斤增加到了现在的56公斤。以前,他每顿只吃一碗饭,现在每顿能吃三碗。